

厚庄种菜记

□ 吴子鸣

此次回到厚庄快8个月了,从秋到冬,又从春来到了夏,中间虽短暂地回过两趟城里,但都是去去就回,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小村的宁静。

在这里,我得到了众多乡亲的帮助和关爱。他们把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瓜果送到我门上,甚至自己舍不得吃,也要先给我尝尝鲜。

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现在他们看到我长住不走了,就热情地给我出点子,建议我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自己种点菜蔬,每个品种种一点,要少而全,这样既新鲜又环保,自有自便,随时可以吃上新鲜蔬菜。他们有的热情地给我介绍空闲地,有的给我提供种子,甚至冒雨给我送来秧苗。

于是,清明种瓜点豆的季节,我在院子里栽种了丝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西瓜、甜瓜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,加上原来的马兰、山药和野菊花,已是满满当当。又在村东、村西开辟了两块地。

厚庄现在是人少田多地多,大田被种田大户包了,年轻人进城了,老年人日渐减少,慢慢地没人种了,荒地越

来越多。我每天忙忙碌碌,只当活络活络筋骨,争取多活几天。

但现在的菜也不是好种的,不用农药已经种不出粮食和蔬菜。记得我当兵前在家种田,不论是稻麦还是蔬菜,施的是农家肥,从来不用农药,种下去只要施肥上水就行了。但2017年我在厚庄照顾母亲时,种部分青头菜蔬离开农药已难有收获,当时我就栽了丝瓜、冬瓜,在门前屋后栽种了南瓜。因为这三种作物当时还不需要用农药,特别是种南瓜,不仅可以摘南瓜吃,而且可以剪藤头当菜吃。我掐的嫩头只有两三个嫩丫枝,城里卖的因为要称斤两,比手臂还长,有的还浸过水。

今年我又故伎重演,又栽了100多株南瓜苗,我的梦想是随时都能摘南瓜藤的嫩头炒炒吃。我想,不管后面有无收获,在田野里走走,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也有好处,比如踏青白相,何乐而不为呢?谁知人家的南瓜苗长势良好,我的却又瘦又小。原来人家上农药,虫子都集中到我这儿了,可怜见这些个赤骨粉嫩的苗被咬得千疮百孔。这时我才知道,现在南瓜不洒农药也种不成了。现在你不论种什么,都要首先想到施农药和化肥,否

则,你就别想有收成。

严酷的现实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但也有意外的发现,本来我栽玉米苗时想效法村人用农药点穴,儿子却坚持不用农药。后来,我在玉米地上松土时,却意外看到有田鸡出没。是啊,周边地里都下了药,害虫只能到我的地里来觅食。同理,田鸡也只有在我的地里能寻到食物,且有安全保障,这或许是良性循环。

最近我已小有收获,嫩苋菜已拔了吃过多次,因为鲜嫩,连红苋菜的汤汁我都要喝下去的。每次拔回来我都要分些给92岁的表舅母,她牙口差,嫩苋菜对她来说最对胃口。我在厚庄时,她老人家只要有好吃的,总要送给我,我也算是一种报答吧,表明我已从进口到输出了。种的荠菜也斩成馅儿包了团子和馄饨,解决了一个礼拜的早点。辣椒也好采摘了,黄瓜、南瓜、茄子也都已开花了,我感觉到自己种菜又进步了。



开着船儿去赶集

□ 韩一庆

看着现在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在线上购物平台天马行空选购商品,我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乡下村民乘船去赶集的热闹情景。船,是渔场最拉风的机帆船;集,是江南最纯朴的乡土集;船老大,是我们村里最能干的仔——我的父亲。

我们镇上逢五逢十都是集。若是要去赶集,父亲隔夜就会把机帆船借来,停在村子后的运河边。天刚蒙蒙亮,村子里的十几个男女老少都上船来了。张家大婶挎着一个篮子,篮子里装着两只鸡;李家大叔挑了一副空箩筐;父亲做了几张小木凳,让我拎上船;王家大爷拄着拐杖,走路慢悠悠;几个姑娘蹦蹦跳跳、嘻嘻哈哈地来了……大家陆续下了船舱,找了一把干净的稻草垫在屁股下,坐下来叽里呱啦闲谈起来。我爸看人来的差不多了,就启动柴油机,驾驶船往镇上开去。机帆船“吧吧吧吧”地嘶叫着,河道两边的村庄、田野、树木快速后退。

开了大概半小时,就进了街镇水域,父亲松了油门,驾着船小心前行,最后找了一处码头,停好了船。“10:30集合啊,开船回家!”父亲叮嘱大家。大

家一边应着一边下船,快步走上街去。

杨柳埠历史悠久,是典型的江南老街。这里有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、青砖黛瓦的房子、悠长曲折的小巷、形态各异的小桥,还有撑着油纸伞的姑娘。运河穿街而过,河道两边家家户户搭建着石阶码头。清早,码头特别热闹,担着水桶挑水的汉子、挎着簸箕淘米的大妈、用棒槌洗衣服的妇女……漫步在街上,货物琳琅满目,眼睛应接不暇,鼻子被空气里的牛肉、油条、茶叶蛋的香味牵着走,耳边不时回荡着手艺人自成曲调的悠长吆喝。那样热闹,那样纯朴。

到了十时多,大家陆续回船上来了。张家大婶的鸡卖掉了,买了一根甘蔗带回家;李家大叔挑来一担豆渣饼,回去做肥料;父亲做的小木凳全卖掉了,我偷偷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武侠小说;王家大爷吃了油条豆腐脑,顺便理了个发,精神多了;姑娘们买了些衣服化妆品之类,你争我抢地争着看,开心极了……

父亲吸完一根烟,用眼睛扫了一下船舱,感觉人齐了,就默默地启动柴油机,带着一船人回村。

母亲的偏爱

□ 华芝琳

“人,即使活到八九十岁,有母亲便可以多少有点孩子气。”有母亲的人,心是安定的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有些瞬间如同星辰般璀璨,照亮我们的心房,成为永恒的记忆。对于我而言,母亲那份细腻入微、不言而喻的偏爱,便是我心中最亮的星。

那是无数个普通的傍晚,夕阳的余晖斜洒进厨房,给忙碌的母亲镀上了一层金边。

锅中沸腾的油花跳着欢快的舞蹈,伴随着阵阵香气,母亲正用心烹制着那道熟悉而诱人的红烧鱼,等待我放学回家。

鱼皮在热油的抚摸下变得金黄酥脆,而鱼肉则在酱汁

的浸润下愈发鲜嫩诱人。

她知道,我爱吃鱼。

待到开饭时,全家人围坐于桌前,那盘红烧鱼自然而然成为了焦点。

母亲总是习惯性地先动筷,但她的眼神似乎在搜寻着什么,我知道,是在寻找鱼身上最精华的部分。

然后,她的手轻轻一挑,那块肉质最为细嫩、刺最少的鱼腹肉便轻盈地跃入了我的碗中,一句“快多吃点”,陪伴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。

我曾试图拒绝这份宠溺,想让母亲也尝一尝那块最好的鱼肉,但她总是以那温柔而坚定的笑容回应我:“不用了,你吃吧。多吃鱼对眼睛好。”

那句话,简简单单,却藏着母亲深沉的爱。我知道,她不是不爱吃,只是更爱我。

在外读书,我一句“想吃妈妈做的饭了”,母亲总是记在心里。

回到家中,看到美味的家常菜,听到母亲傲娇地说其他人都是沾我的光才能吃到,便感觉到心里从未有过的安定幸福,那是母亲的偏爱带来的。

她在漫长岁月里,长出弯弯的眼,升起温柔的心,是她让时间这个词有了意义。

我有些庆幸,妈妈,我不再是小孩。我已学会了说爱,可以将我的爱也给你。我只愿你春祺夏安,秋绥冬禧,愿你平安康健,朝朝无虞。



《小巷晨读》 钱新明